



豪杰血



下

武林樵子作品集

◎ 远方出版社

武林樵子作品集

豪杰血

下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仁飞

封面设计:李成吾

豪杰血

武林樵子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27 字数:800 千字

2001 年元月第 1 版 2001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467—4/1·194 全三册定价 56.80 元

内容提要

明朝武宗年间，复东西两厂，使奸宦刘瑾用事，奸宦广植手下再设内行厂，陷害朝中忠良，屠戮江湖义士，妄图谋夺皇位，至使民不聊生。

朝中忠巨刘御史因于武林第一世家华家交厚，请求华家老当家派出华三少爷化名，江湖浪子花三郎进入内行厂行刺奸宦，却为内行厂高手阴山百毒门的毒药暗器所伤。生死一线之间为江湖中另一正义组织“铁血锄奸会”会主南宫玉所救，而南宫玉却为内行厂总教习“霸王”项刚的红粉知己，霸王项刚忠厚正直，为了先辈遗愿而入内行厂担任总教习，以报奸宦对其先辈之恩。南宫玉香闺之中花、项二邂逅而遇，造成误会。花三郎恰好伤愈因而羞愧离去。

花三郎离开南宫玉香闺至故人韩奎处因与西厂爪牙，京城世家萧家发生冲突，因其出神入化的武功而引起东西两厂的注意，都想将花三郎收归门下，经奸宦刘瑾调解即霸王项刚的保荐而出任东西两厂总教习。其时奸宦刘瑾已发现京城中有一股组织的势力妄图对自己不利，于是命花三郎与以侦破，花三郎一经调查方知是一支正义组织与自己同样想刺杀奸宦，为了取信于奸宦与这一组织取得联系，将一名旗主缉拿回东厂，交差后花三郎亲入东厂重地将这名义士救出。并在霸王项刚的帮助下，逐步取得了奸宦的信任。

奸宦刘瑾为了铲除异己，篡夺大明江山，由江湖淫娃“散花玉女”阴小春在沈氏臣冢内秘密招纳一批江湖匪类而加以训练，其权利临驾于三厂之上。阴小春胆大妄为私自进入萧宅，将萧氏父女掳走，而其时萧女萧嫣已于花三郎互相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志铲除奸相刘瑾，并相互许以终身。花三郎在项刚、“铁血锄奸会”的帮助下，经过多方调查，并闯入统领禁军的大公主府，并得到大公主的支持后，造成种种假象，终于查出了“散花玉女”这一批方神秘力量，花三郎为救萧氏父女，铲除这一为祸人间的秘密组织，化装成匪类，孤身进入贼巢，并与项刚和“铁血锄奸会”的帮助下，终于攻破沈氏臣冢，奸灭了大批江湖匪类，诛杀万恶淫娃阴小春。

自此一役后项刚终于发现南宫玉和花三郎另有图谋，为国为民都欲诛杀奸宦刘瑾。项刚为了报答奸宦对其先人之恩和对花三郎和南宫玉的朋友之义，逼迫花三郎和南宫玉，离开京城。花三郎和南宫玉亦十分尊重项刚的为人，珍惜这般朋友之义，毅然离开京城。花三郎为了不给项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孤身一人再入京城，并已被奸宦认为义女的韩奎之女玲珑，取得联系，经过多方侦查终于进入奸宦在内行厂的秘室，取得了奸宦欲图谋反的证据和龙袍，金冠等证据，在刘御史参奏下，终于将奸宦刘瑾正法。出京的路上，项刚、花三郎这对血性朋友终于又聚首了，然而项刚为了信义上得向花三郎动手，花三郎为了对朋友的尊重终为项刚所伤，一路上洒下了一串豪杰之血。

目 录

第一章	天桥	(1)
第二章	萧府寻友	(71)
第三章	二进萧府	(93)
第四章	谢 恩	(111)
第五章	太白居	(143)
第六章	萧府诡事	(172)
第七章	内行厂	(216)
第八章	霸王醉酒	(266)
第九章	白云观	(283)
第十章	萧府柔情	(354)
第十一章	金府之中	(368)
第十二章	金府捉贼	(405)
第十三章	九千岁府	(450)
第十四章	情之所钟	(501)
第十五章	勾漏双煞	(528)
第十六章	淬毒银针	(565)
第十七章	设计除奸	(603)
第十八章	深入虎穴	(627)
第十九章	天赐良机	(672)

第二十章	虎口脱险	(708)
第二十一章	逼背离京	(738)
第二十二章	明查暗访	(772)
第二十三章	揭开疑点	(802)
第二十四章	恶有恶报	(825)

第十六章 淬毒银针

花三郎听了小伙子的，直奔天桥。

今天的天桥，可没往日那么的热间。不论棚子里也好，摊上也好，都没什么好人，显得冷清多了。

当然，这是眼三厂派出大批侦骑，满城搜查有关。

冷清是冷清，可不见得没人，花三郎一进天桥，两三个穿裤褂的汉子就盯上了他，从不同的方向、用不即的方式，从身后慢慢向他挨近。

是那一路的？

花三郎一时看不出来。

可是，在这当儿敢这么干，即然是有恃无恐，那么；又是仗恃什么呢。

花三郎看不出来，可是想明白了，慢慢大走近他的容得一个近了身后，他突然道：“只怪两位知爷没让他们认识我花三郎，从现在起，离我远点儿。”

身后汉子一怔忙停步。

花三郎走远了，只几个围拢了自来，低语几句，另几个都一怔，旋即散开了。

花三郎来了这么一下，身后再也没人了。

碰见几个过往的，一看就知道是老混天桥的，可却没一个扎眼的。

小茶馆儿里有人，还有阵阵清脆，悦耳的鸟鸣，站门口往里看，几个茶客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的托画眉，有的提百灵，慢喝着茶，个个悠闲，似乎，满城的风雨不关他们的事。

角落里有一张桌子，坐着个托画眉鸟笼子的，正是罗英。

小夥子还真没骗他。

罗英面见花三郎一怔，但没招呼，定定神，又逗上他那双引吭高歌的画眉了。

花三郎走了过去；三人在那张桌上坐下：“好鸟，叫得真好。”

“夸奖。”罗英淡然一句。

“看样子，养了不少日子了。”

“两年多了。”

“虾蟆头，铁砂爪，凸眼怒视，长眉莹雪，少见的异种！”

罗英似乎有兴趣了，目光一凝：“行家，老弟你也爱玩鸟？”

懂些皮毛，没玩过，倒是家里长辈们嗜爱此道。”

罗英摇摇头道：“这两天溜鸟不太适官，不知道那儿飞来些老鹰，到处盘旋，吓得鸟都不怎么叫。”

“现在叫得不错，足证附近没有老鹰。”

罗英笑了。

花三郎也笑了，低低道：“有几只让人打下来了，是诸位的杰作吗？”

“我也刚听说，不是。”

“打磨的玩艺相当细小，绣花针似的，还淬过毒，你老能给些指点吗？”

“好说，凭你的胸荡，不会不知道，那东西太俗、太普遍，没办法不断。”

花三郎皱皱眉道：“我苦恼的就是这个。”

这句话刚说完，外头传来了喝声，似乎有人在争吵，有人动上了手。”

在座的茶客，个个面泛惊容，可却没人动。

谁愿意看这种热闹。

花三郎站起身走了出去，出茶馆就看见了，看得他，不由得一怔。

不远处，刚才那几十穿裤褂的汉子；正围着一个汉子在打斗，

那汉子身手不弱，但是一个对三四个，那难免会有点吃力。

那汉子，赫然是韩奎。

花三郎一声朗喝送了过去：“住手。”

一见是花三郎，都停了手。

花三郎走了过去。几个穿裤褂的能说话，花三郎抢了先：“韩大哥，怎么回事？”

几个穿裤褂的一怔。

韩奎道：“总教习，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大概是瞧着我碍很，上来就伸手。”

花三郎转望几个穿铁褂汉子：“这位是我地面上的一个朋友。”

“属下该死，不知道是你的……”

“不怪你们，你们有你们的职责，只是在后要清楚了，别以为是练家子就可疑；天桥不乏练家子，京城里，也卧虎藏龙。”

“是，是。”

“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几个穿裤褂的汉子躬身施礼，急忙散去。

韩奎立即靠近花三郎道：“三少爷，我都听说了。”

“那最好，韩大哥帮得上帮不上？”

“正想给你送个信儿去，坛根儿有动静。”

“坛根儿？”

“有可疑人物出没。”

“什么时候？”

“今儿个一早，天还没亮。”

“看清楚了吗？”

“没有。”

“人多不多？”

韩奎摇头道：“不多，好像只有两三个。”

“什么装束，怎么样的打扮？”

“都穿黑衣服，行动飘忽，鬼魅似的。”

“有什么行动么？”

“没见有什么行动，只是在那儿出没。”

“从坛根儿什么地方出现，又从什么地方隐没？”

“就在坛根儿一带。”

花三郎沉吟一下道：“我看看去。”

韩奎道：“我陪你去。”

“韩大哥去不大方便，这方面交给我，韩大哥帮我多方查查，你有天桥的关系在，查起来也许比较容易些。”

“也好，我听你的。”

龙三郎道：“我这就走，韩大哥繁是再碰上刚才的事，就把我抬出来好了。”

说完了话，他扭头走了。

花三郎站在近百丈外看，坛根儿一带相当荒凉。

本来，这里最天主祭天的地方，平常是不许外人亲往这里来的。

即是不许闲杂人等往这里来，那么有人在这一带神秘出没，自然就有问题了。

天坛宏伟庄严的座落着，石阶高筑，石砌的栏杆像白玉。

周遭空荡寂静，不但没有人影，也看不出那里可以作藏身佳处。

看着、看着，花三郎的一双目光，落在坛左右廿丈外那片树林上。

那该是唯一可资出没的地方了。

花三郎迈步走了过去，经过西边，一样东西映入眼帘，使他停止了步。

那白玉似的石阶上，留着两三个脚印，带着泥的脚印，所指方向，是从下往上，到了四五级石阶时，就没有了。

当轶，不是留下刺印的人走到这儿为止了。而是到这儿以后，鞋底上的泥掉得差不多了，没办法印出脚印来了。

什么人去跑到这儿来，难道就是韩奎所说，神秘出没的这些人？

脚印行家一看就知道，是薄底快靴留下的，脚下人想见得此人一定是中等身材。

薄底快靴，一般人是不穿它的，穿它的只有练家子，只有江湖中人。

那么，应该是韩奎所说的那些神秘出没的人了。

这种人，登上天坛石阶，用意何在呢？

从天坛经过？

那天可从边坛过去，不必登上石阶。

那么，那些人是进入天坛了。

江湖中人固然不怕什么罪不罪，但是他们进入天坛的用意又何在呢？

在三郎何着拾阶往上走，到了上头，绕着一圈的栏杆往后走。

刚走两步，他又停下了。

只因为他又看见一样东西。

就在那圈玉似的石砌栏杆上，他发现了一个斜指的箭头是被人用硬物画上去的，似乎也曾经想擦掉过，但是没能完全擦掉，留下了若有若无的痕迹，但却没能逃过花三郎利的一双眼睛。

而这个箭头斜指的方向，正是那片树林的所在。

当即，花三郎从后头下去，走向树林，一边走，他一边戒备，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但是，他却在毫无动静的情形下，走到了树林。

站在进树林两三步处，竭尽目力，四望搜索。

仍然是空荡寂静，连一片枯叶飞落都没有。

凝直再看地上，他看见脚印了，跟刚才坛前石阶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很浅很浅，不是像花三郎这等锐利目力，恐怕还看不出来。

花三郎顺着地上脚印往前找去。

往前，也就是往树林深处。

而对这片树林来说，深处跟浅处没什么两样，稀疏疏的，一眼可以打到底。

倒是树林那边有一座土丘，遮断了视线。

土丘不高，只有五六丈，上头长满了杂草，还间开着朵朵的小野花。”

杂草，野花，花三郎都没在意，但是目光流转之间，不经意的一瞥，看见一样东西，顿时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那是一小束杂草，被人在半腰打了个结，因之使得草尖倾斜，倾斜的方向，就在土丘之后。

分明，这又是……

花三郎脚下没停，绕了过土丘。

刚绕过土丘，一幕景象看得他怔住了。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圈竹篱。

竹篱内，四个草人身上，都穿的有衣裳。

最左一个，装束打扮，是三厂二档头的模样。

第二个，是大档头模样。

第三个，装束打扮赫然，是他花三郎。

第四个，不是别人，是项刚。

唯一相同的，是听个草人的心胸部位，各插着一把匕首，被插处周围，居然还抹有足迹。

在三郎看怔了，半晌他才定过了神，定神凝目，他在场，，这情形很明显，分好是有人要杀项刚和他，还有三厂的大档头，二档大。

东西两厂的三名大档头发害，不过是个先声。

这是谁，这么痛恨项刚，花三郎跟三厂的大，二档当？目的

是不是跟萧家人被劫虏一事有关？

花三郎走进竹篱，力凝手臂，功聚右掌，一把一把的拔出了四把匕首。

四把匕首的长短，宽窄一样，连柄上的花纹，缠的铜丝都一样。

花三郎正在看四把匕首，忽觉一缕极具细小的破风之声袭到，打的是他的头部要害。

来物太小，花心郎不敢用手去接，头一偏，扬起了两把匕首。

只听“叮”地一声，一线蓝光落地，是根细小银针。

正是杀害三名大档头的淬毒针儿。

花三郎雷地转脸，居然无所见。

脑际灵光电闪，吸一口气，飞身掠上土丘，居高临下，急目搜索。

这回看见了，一条黑影腾跃疾掠，已出五十丈外，好快的身法。

花三郎长意而起，贯日长虹般飞射追去。

前面黑衣人的身法，已属一流。

奈何花三郎是一流中的一流，几个起落之后，已追近十丈。

花三郎扬手想打出一把匕首，取对方膝弯。

詎料黑衣人突然一个大旋身停了下来。

这下反弄怔了花三郎，急上硬生生刹住追势。

黑衣人，一袭黑袍，苍白的一张脸，那不是本来面目，是戴了人皮面具。

花三郎定定神道：“东西防厂的三名大档头，是你杀害的？”

黑衣人没说话。

“为什么？你仇恨三厂？”

黑衣人听若无闻。

“西厂萧家的人，是不是你们劫去的。”

黑衣人仍没说话，但是他突然一晃，竟倒了下去。

花三郎微一怔，急忙一步跨到，探掌抓起了黑衣人，黑衣人一颗头软垂，嘴角流下了一缕鲜血。

花三郎心神震动，急忙挫开了黑衣人的牙关。

黑交人的舌头还好好的。

花三郎即明白了，黑衣人不是嚼舌自绝，而是服下了预藏的毒药。

果然，那从嘴角流出的血迹，已渐变乌黑。

花三郎伸手摘去了黑衣人的脸面具，看得他又一怔，年轻轻个汉子，挺白净，挺俊的一张脸。

花三郎缓缓放倒了黑衣人，在他身上一阵搜，只搜出个半个巴拿大的个革囊，里头藏着密密的一排钢针，针尖都蓝汪汪的，除此，别无长物。

这是何等样人，究竟跟劫掠萧家人有没有关系。

以仇恨三厂的情形来看，这种人应该是友非政，可惜的是花三郎没机会解释，不敢轻易暴露身份，因之使这个人服毒自绝。

以他服毒自绝这件事看，这个人不是一个人而细有是，织所以服毒自绝，是怕牵连出别个。

究竟是个什么细织呢？

应该不是“铁血除奸会”。

那又是什么呢？

就在这片刻工夫中，花三郎又发我了一件事，看得他惊心动魄，身躯狂震。

地下那黑衣人身下，散出了一滩黄水，黑衣人的尸身，也已缩小了不少。

敢情，他服下的毒药，不但足以绝命，甚至还有蚀化尸骨的功效，一点痕迹，一点线索都不留。

花三郎真怔了半天。

入宝山，空手而回。

不，不能算空手而回。

至少，好三郎的手里，掌握着四把匕首，一革囊的淬毒银针。

这应该是条线索。

这条线索还不能交给三厂去查。

回到了天桥，找到韩奎，把经过说了一遍，然后把匕首跟银针，交到了韩奎手里。

韩奎仔细看了一阵，然后问：“三少的意思……”

“请韩大哥给我找出找造的地方来，别的都，不不要你来管了。”

“好办，京里打造兵刃的地方有限。”

“希望是在京里打造的。”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工很精细，别处恐怕，还打造不出来。”

“那就不难查了。”

“查出头绪来之后，怎么跟你连络？”

“我会竞动来找韩大哥。”

“那就行了，你放心，我会尽快查明，一天不能救出萧家人来，就一天越不利。”

“也需要尽快，因为我怕他们发现丢了匕首跟银针之后，会想到这一层，抢在前头一步先下手。”

“我懂你的意思，你一走我就着手去查。”

“我这就走。”

花三郎真走了，临走关照韩奎，千万小心，宁可线索中断，不可轻易涉险。

离开了天桥，就在东城、南街逛逛，到了晚半响，在一条街口碰见了项刚。

项刚毫无所获，花三郎却把他的发现，经过挑选后，告诉了项刚。

项刚一听就要赶去看，可是等到了地头，几个人都直了眼。

土丘仍在，竹篱没了影，别说草人了，地上连一根枯草都看见。

又赶到黑衣人横尸处，尸体当然是没有了，可是那袭黑袍也不见了，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花三郎说不出话来。

项刚续了后，道：“兄弟，错非是你，换个人思还真难相信他。”

花三郎道：“项爷，这里头大有蹊跷。”

项刚道：“我知道。”

说话间，他环目圆睁，锐利的目光四下打动，突然，他凝视一处，走过去从地上捏起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布扣儿，相信是从某件衣服上掉下来的只是质料，形式都不常见。

项刚浓眉一轩道：“他们行动真不慢啊，我就不信他们能躲到那儿去，搜。”

一声令下，站在一旁的东、西两厂高手立既展开行动，搜索的范围，方国近百丈，但等东、西两厂的高手回报之后，却是一无所见，一无所获。

项刚气白了脸。

花三郎一旁道：“项爷，照情形看，此处是他们出设的地方，他们的藏身处纵不在此，恐怕也离此不远……”

“可是，兄弟，咱们接过了。”

“我知道，可是，看情形，不能全靠搜。”

“那你的意思是……”

“回去再说。”

项刚一怔：“就这么回去？”

花三郎忙送眼色：“也只好就这么回去了，是不，项爷？”

项刚会意，一点头道：“说的是，走。”

项刚一声走，立既带着人撤的一干二净。

看看快到天桥了，花三郎道：“项爷，我留下了。”

项刚微惊道：“你？”

“还有比我更合适的？”

项刚沉吟了一下：“倒也是，好吧，不过要小心。”

“谢谢你，我知道。”

“要不要留下几个，以便随时派用。”

项刚会说话，把“支援”说成了“派用”。

花三郎笑笑说：“我无意骄狂，能是办得了的，我一个人就够了，办不了的，人再多也是白拾。”

花三郎的能耐，项刚可是清楚得居，他知道这是实情，因而也没再说什么，带着人就走了。

项刚走了，花三郎可没马上折回去，他又进了那家茶馆儿，也许时候不对，茶馆地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夥计在柜台闲着。

花三郎坐下说了声：“香片。”

夥计做事“麻俐”，沏好一壶端了过来。

花三郎道：“今几个像好生意清淡了些？”

“可不，真没法子，三厂的人出现在天桥，听说能抓人，不是住这一带的，谁还愿意在这儿来。”

“呃！你怎么知道三厂的人来了？”